

魏子雲著

潘金蓮

金瓶梅的娘兒們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1183種

潘金蓮 (金瓶梅的娘兒們)

魏子雲 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0010426—9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59號

總編輯：陳鵬華

編輯：楊雪嬌・崔玉珍

美術設計：黃冷冷・李純慧

校對：劉秋娥・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話：7071139

著作權
執照字號：臺內著字第36632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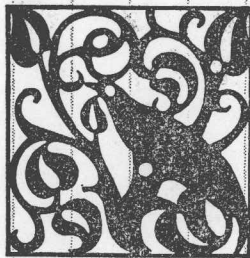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

第二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 247.5
W 171



潘金蓮

金瓶梅的娘兒們

魏子雲著

云





金華
翻金華

蘇子雲著



目錄

序.....丹鼎.....二七

一、戲叔吵家.....二九

二、挑簾裁衣.....元

三、捉姦戲夫.....壹

四、日夜盼郎.....咒

五、燒靈改嫁.....六

六、雪娥挨打.....七

七、琴童被逐.....八

八、來旺媳婦（春篇）.....叁

九、來旺媳婦（夏篇）·····	一九
十、來旺媳婦（秋篇）·····	二三
十一、來旺媳婦（冬篇）·····	二五
十二、葡萄架下·····	二七
十三、紅繡花鞋·····	二九
十四、小鐵棍兒·····	三一
十五、請滿月酒·····	三六
十六、失鑰分桃·····	四〇
十七、平安戳舌·····	四二
十八、苦等漢子·····	四七
十九、失金記嬌·····	五一
二十、姪家作客·····	五三
二十一、清明上墳·····	五九
二十二、胡僧之藥·····	六一
二十三、要生兒子·····	六三
二十四、踩屎打奴·····	六五
二十五、官哥死了·····	六七

二十六、瓶兒亡了.....	三二
二十七、攏奴賣放.....	三七
二十八、奶子奶主.....	三二
二十九、爭根棒槌.....	三三
三十、殺西門慶.....	三六
三十一、張騰偷婿.....	四〇
三十二、怒賣春梅.....	四九
三十三、殺潘金蓮.....	四三
後記.....	五一

三十三、寶鑑金題	四一
三十二、寶鑑奏辭	四二
三十一、寶鑑謝詞	四三
三十、寶鑑門集	四四
二十六、寶鑑辭歸	四五
二十八、寶鑑主	四六
二十、寶鑑寶鑑	四七
二十六、寶鑑立	四八

序

丹萍

當我接編『仕女』時，約老友魏子雲兄寫一專欄，而且要求他以『金瓶梅』的婦女，爲着墨對象。子雲兄欣然應允。他說：『我的金瓶梅人物論，早該動筆，好吧！先把婦女部分寫給你的仕女。』可是，當他第一篇稿子『關雎之德的吳月娘』寄到後，深感學術氣息太濃，遂要求改換另一方式，最好用小說的筆調寫，比較適合大眾的口味。子雲兄遂改以潘金蓮爲主，仍以『金瓶梅中的娘兒們』爲專欄標題，先寫潘金蓮的部分情節，再繼之一個跟一個寫其他的女人。金瓶梅中的娘兒們，可寫的有不少位呢。

『金瓶梅的娘兒們』刊出之後，便獲得佳評。由於潘金蓮是社會大眾最熟知的人物，向被視爲淫婦的代表，但潘金蓮的言談舉止以及其何以被世人稱之爲淫婦？則十九不甚了了。雖然金瓶梅一書，坊間隨處可得，不曾刪節的淫穢本，也不難得到。可是，却極少有人能享受得了。因爲這部書不惟篇幅太長，語言也不易讀懂。所以這部書被人談論的多，閱讀的少。子雲兄是研究金

瓶梅的專家，十多年來，已出版的有關金瓶梅論文，已逾百萬言，馳名國際。而且他又是一位在小說上下過工夫的論評家，所以潘金蓮在他筆下，是更加鮮靈了。正因為『仕女』的讀者非常喜歡這個專欄，所以子雲兄也寫得特別用心。每一筆都是精鑄細鏤，一篇篇連續下去，居然寫到卅三篇，方行結束了潘金蓮的故事。

說來，我深表慚愧，直到今天我還未讀過金瓶梅原著。子雲兄的這部小說，雖有人說十之七八都是沿襲金瓶梅原小說的情節發展出來的，但對人物性格，卻另有其創意。就是在情節上，也有不少地方是他重新加以穿掙的。這些雖有不少人讚美着，我都無從置喙。因為我沒有讀過原著，無從比較。不過，有些難以避免的性事描寫，在這部小說中，都以文藝的手段，予以含蓄的處理過。關於這一部分，確有不少人表示欣賞。真格的，若是露骨，那就庸俗而不雅了。

子雲兄一再說他這部小說的完成，我是催生婆，成書時，務必要我寫幾句閒話放在書前，因弁數語於此。

的兄弟，竟是這等不同；一個竟這般壯健英俊，一個偏如此矮小醜陋，偏偏自己嫁了這個身不滿三尺，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大郎，若是嫁了這個高大英俊的二郎該多好！」於是，潘金蓮便熱誠誠的要兄弟搬到家裏來住。武大出門去買酒菜，潘金蓮便與武松攀談起來。『叔叔何不搬來家裏住？』潘金蓮說：『省得在縣前，土兵服侍，做飯腌臢。在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淨。』

武松推辭，說是不敢打擾嫂嫂。

『莫不別處有了嬌嬌？』潘金蓮說：『一起搬來住好了。』

武松答說尚未娶妻。潘金蓮便伺機問武松多大歲數。知道武松比她大三歲，二十八，正當青春年壯。

潘金蓮抱怨武大不夠剛強，她自己性子急，看不慣這種三打不回頭，四打連身轉的人。武松聽得出嫂嫂言中有意，只答說：『家兄脾氣好，不會惹禍，免得嫂嫂憂心。』待會兒武大買回酒菜，安排妥當。潘金蓮坐主位，武大打橫，武松對席。

潘金蓮拿起酒來，給武松滿滿斟上一杯，說：

『叔叔休怪家中沒甚管待，請喝杯水酒。』

『感謝嫂嫂，不要這樣說。』

武松說過，舉杯一飲而盡。

潘金蓮叔叔叔叔的叫個不休，手中的筯，一會兒拈果兒，一會兒拈肉，一樣又一樣揀好的向

武松碗中放。弄得武松望着哥哥不好意思。

潘金蓮吃了幾杯酒，紅着一雙眼只顧向武松身上看，看得武松低下了頭。再過了一歇，便起身告辭。

『兄弟沒事，再吃幾杯去。』武大挽留著。

『改天再來看望哥嫂吧！』

說著，武松便拜謝下樓出門去了。

兩口兒送武松到門口，潘金蓮向武松說：『叔叔還是搬來住。如不搬來家住，俺兩口兒豈不乞別人笑話。親兄弟，不比別人。搬了來，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

武松想了想，說：『既然嫂嫂有此厚意，今晚就把行李搬來吧。』

就這樣決定，武松當晚就搬來哥家住了。

當士兵把武松的行李挑來，潘金蓮見到，恰似拾到金寶似的歡喜。馬上打掃一間房屋，與武松居住。

從第二天起，潘金蓮便老早起身，忙著爲武松燒水淨面，以便武松來得及到衙門畫卯。

『叔叔畫了卯回家吃飯，』潘金蓮交代，又加上一句說：『休要到別處吃啣！』

武松畫了卯回到家中，潘金蓮早把飯食準備妥當，三口子吃了早飯，一杯清茶便捧到武松手上。

『累嫂嫂辛苦了，』武松歉然地說：『要小弟不安。明日要縣裏撥個士兵來使喚。』

潘金蓮趕忙說：『叔叔不要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侍別人。你看，咱家的姪女兒我都不要她拏東拏西。撥了土兵來，上鍋上灶也不乾淨，奴眼裏怎看得上這等人。』

弄得武松也不知回答什麼好！

武松住在哥家，並不是白吃，也拿銀子出來。過了幾天，武松爲了答謝嫂嫂的壓勸，送了一疋彩色緞子給潘金蓮作衣服，越發使潘金蓮的心花怒放。從此，不時拿言語來打動武松。可是武松口直心硬，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是以一個多月以來，潘金蓮還不曾捕捉到武松的真正心意。

一天，下起雪來了。直下到一更時分未停，大地成了銀粧世界，宇宙變成玉鑲乾坤。第二天，武松衙門畫卯，日中未歸，武大早被趕到街上做生意去了。潘金蓮準備了一些酒肉，擺在武松房內，又生了一盆炭火，心裏想：『我今天要着實的撩他一撩，不怕他不動情。』遂獨自站在簾兒下，一直瞭望着武松歸來。她看到武松回家來了。在雪地裏，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

潘金蓮連忙掀起簾子，趨前迎接，笑道：『叔叔受凍了。』武松答謝嫂嫂掛心。進門後，便取下頭上的笠帽，身上的氈袍，潘金蓮趕去接，武松忙說：『不勞嫂嫂生受。』便顧自把衣帽上的雪拂了，掛在壁上。隨又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襖，走進房內。

潘金蓮跟在後面，說：『奴等了一早辰啦，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呀？』

『早上遇見一個朋友，請我吃過飯了。』武松說。『本來還有一處應酬，我不耐煩去，遂回家來了。』

『既恁的，請叔叔烤火。』

說着，扯着武松到火盆邊。

『正要煖煖呢！』武松說着便脫下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搬過一條凳子，自對火盆邊坐下。

潘金蓮早着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關緊了。把桌上的菜蔬撥去再熱了熱，又撥來放到桌上。

武松看到嫂嫂這分慇懃，便問哥哥那裏去了？答說到街上做買賣去了。

『叔叔來，』潘金蓮先坐在桌邊叫武松，『我們先吃三杯。』

『等一下，』武松在向火，頭也不抬的說：『亦發等哥哥來家吃也不遲。』

潘金蓮則說：『那裏等得他，』話猶未了，只見迎兒已煖了一壺酒來。潘金蓮接到手上，就爲武松斟上一杯。

『不必嫂嫂費心，待武二自斟。』

武松坐在火盆邊這樣推辭嫂嫂的慇懃。

潘金蓮一見武松不動，也搬一條凳子，放到武松身邊，回身到桌上，拏盞酒擎在手上，笑嘻嘻地看着武松，說：『叔叔，滿飲此杯。』

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

潘金蓮又篩一杯過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再飲一杯，成個雙杯兒。』

武松接過酒來，又是一飲而盡。再起身篩了一杯，雙手遞與潘金蓮，說：『嫂嫂也飲一

杯。』

潘金蓮接過酒來，送到唇邊呷了一口，又擎起酒壺把杯注滿，遞給武松，武松起身坐在桌邊。以疑惑的目光，望着嫂嫂。

這時，潘金蓮解開領上的鈕扣，鬆了鬆衣領，微露出嫩軟的酥胸，又故意把雲鬟半髻到髮邊，堆起滿臉的歡笑，說道：『我聽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有這話麼？』

『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武松答說，語氣鋼似的。『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

『我不信。』潘金蓮嬌媚的說，臉上的笑，更加艷美了。『只怕叔叔口頭不是心頭。』

『嫂嫂不信，一問哥哥就知。』

武松的答話，還是鋼樣的堅硬。

『啊呀！不要提你哥哥，』潘金蓮奚落着說：『他曉得什麼，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這些，不賣炊餅了。叔叔且喝這一杯！』說着把手中酒遞與武松，武松接過來又是一飲而盡。就這樣一杯我一杯，喝了好幾杯。只喝得潘金蓮慾心如火，按捺不住了。武松當然了解，無論潘金蓮玩些什麼，只是低下頭來，不來兜攬。潘金蓮再去燙酒，武松則自顧一人在房內坐著，坐在火盆邊用火筴撥火。

潘金蓮又燙了一壺酒，到了房內，一隻手拿着酒壺，一隻手竟去武松肩頭上捏了一下，說：『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冷嗎？』

武松早已有了五七分看不慣了，雖然潘金蓮動了手，也裝作沒有感覺，不予理會。潘金蓮見

武松無絲毫反應，便放下酒壺，竟去劈手奪下武松手中的火筴，說：「叔叔你不會撥火，我來替你撥；你也像火盆一樣熱就好。」

武松已有八九分焦躁起來了，但仍舊按捺着不作聲。潘金蓮以爲是武松害羞，便丟下火筴，回身再篩了一杯酒，先喝了一口，剩下的遞給武松。說：「叔叔，你若有心，吃我這半杯兒殘酒。」

這時的武松跳起來了，奪過酒杯，就把酒潑在地上，憤怒的說：「嫂嫂！不要恁地不識羞恥。」把手一推，潘金蓮險些兒摔了一跤。睜着牛眼，向潘金蓮指着自己的鼻尖說：「我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嚼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風俗傷人倫的豬狗。嫂嫂不得這般不知羞恥，爲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裏認得嫂嫂，拳頭却沒有長着眼睛。休得再有此等所爲。」潘金蓮被武松這一頓話，搶白得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來收拾了桌上的碟盞傢伙，口裏還在喃喃地說：「我跟你作耍，竟當起真來。好不識人恭敬！」自往廚下去了。武松則一人坐在房中發悶發氣。

到了傍黑，武大挑着担兒，在大雪裏歸來了。他推開門放下担兒，進得屋來，一眼便見到老婆的眼哭得紅紅的，便問：「你和誰鬧來？」

「都是你不爭氣，叫外人來欺侮我！」

「誰敢來欺負你？」

「還有誰？除了武二那小子。」潘金蓮說。